

世界名家 百年经典 散文

萧伯纳

劳伦斯

罗素

霍普特曼

罗兰

马尔克斯

井上靖

川端康成

高尔基

房龙

泰戈尔

茨威格

沃兰兹

纪伯伦

赛珍珠

卡夫卡

奥威尔

辛赫

巴乌斯托夫斯基

海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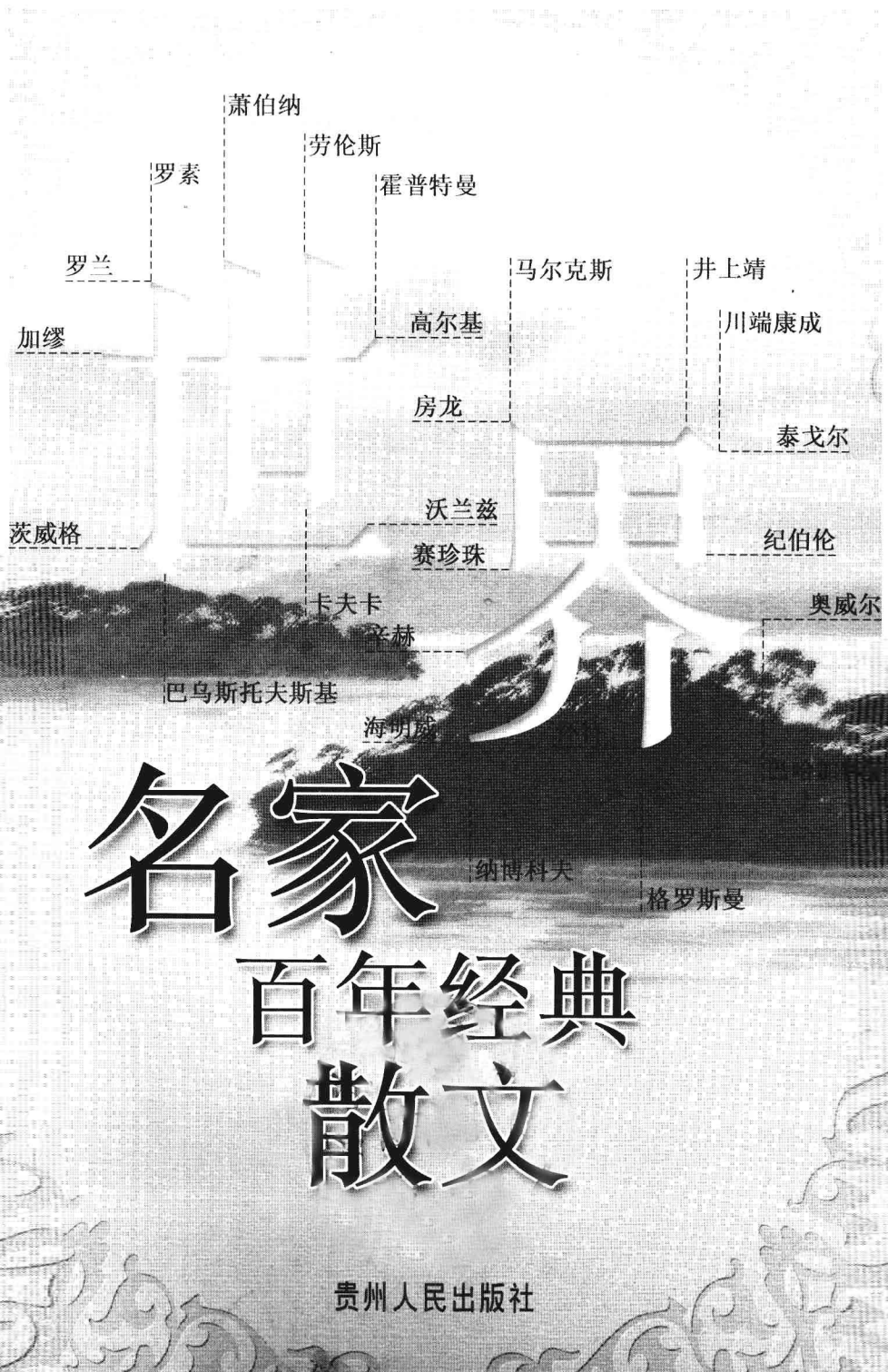
怀特

巴哈加特

纳博科夫

格罗斯曼

贵州人民出版社



萧伯纳

劳伦斯

罗素

霍普特曼

罗兰

马尔克斯

井上靖

加缪

高尔基

川端康成

房龙

泰戈尔

茨威格

沃兰兹

纪伯伦

赛珍珠

卡夫卡

奥威尔

辛林

巴乌斯托夫斯基

海明威

纳博科夫

格罗斯曼

世界名家

百年经典散文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名家百年经典散文/刘晓声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4

ISBN 7-221-04719-7

I. 外…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I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369 号

世界名家百年经典散文

作 者: 刘晓声

责任编辑: 文 慧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4719-7/I·1253

定 价: 29.80 元

前 言

外国散文,历史悠久,佳作浩如烟海。尤其是二十世纪前期,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演进,外国散文创作更加繁荣。这个集子的出版,旨在把近百年来外国散文创作的新成就和新面貌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以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同世界人民文化思想的沟通,拓宽人们的视野,汲取更多有益的精神营养,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

在广阔而丰富的外国散文天地中,我们精选了四十一个国家一百三十位作家的百多篇佳作。这些作品,有的长于抒情,有的侧重叙事,在思想的解放、艺术的创新和风格的多样等方面,都很值得学习和研究。作为世界散文大国的中国读者,如能手捧一卷外国的散文珍品,会顿觉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并对于世界散文的认知,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安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西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现代史话》、《在白石上》等。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塞纳河岸的早晨

法朗士

在给景物披上无限温情的淡灰色的清晨,我喜欢从窗口眺望塞纳河和它的两岸。

我见过那不勒斯海湾的明净的蓝天,但我们巴黎的天空更加活跃、更加亲切、更加蕴蓄。它像人们的眼睛,懂得微笑、愤慨、悲伤和欢乐。此刻的阳光照耀着城内为生计忙碌的居民和牲畜。

对岸,圣尼古拉港的强者^①忙着从船上卸下牛角,而站在跳板上的搬运工轻快地传递着糖块^②,把货物装进船舱里。北岸,梧桐树下排列着出租马车和马匹,它们把头埋在饲料袋里,平静地咀嚼着燕麦;而车夫们站在酒店的柜台前喝酒,一面用眼角窥伺着可能出现的早起的顾客。

旧书商把他们的书籍安放在岸边的护墙上。这些善良的精神商人常年累月生活在露天里,任风儿吹拂他们的长衫。经过风雨、霜雪、烟雾和烈日的磨炼,他们变得好像大教堂的古老雕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每当我从他们的书籍前走过,都能发现一两本我需要的书,一两本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书。

① 指装卸工人。

② 压制成型的糖块。

一阵风刮起了街心的尘土、有叶翼的梧桐籽和从马嘴里漏下的干草末。别人对这飞扬的尘土可能毫无感触,可是它使我忆起了我在童年时代凝视过的同样的情景,使我这个老巴黎人的灵魂为之激动。我面前是何等宏伟的图景:状如顶针的凯旋门、光荣的塞纳河和河上的桥梁、蒂伊勒里宫的椴树、好像雕镂的珍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卢浮宫、最远处的夏约岗;右边新桥方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老的巴黎,它的塔楼和高耸的尖屋顶。这一切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自己。要是没有这些以我的思想的无数细微变化反映在我身上、激励我、赐我活力的东西,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以无限的深情热爱巴黎。

然而,我厌倦了。我觉得生活在一座思想如此活跃、并且教会我思想和敦促我不断思想的城市里,人们是无法休息的。在这些不断撩拨我的好奇心、使它疲惫但又永远不能使它满足的书堆里,怎么能够不亢奋、激动呢?

程依荣 译

玛格丽特·奥杜(1863—1937),法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玛丽·克莱尔》以及其他作品《玛丽·克莱尔的作坊》等。

未 婚 妻

奥 杜

度过了几天假期之后,我要回巴黎了。

当我走进车站,火车已挤满了旅客。大多数的车门前,都站着一个男人或一个妇女,好像是在拦阻后来的旅客。

尽管如此,我还是踮起脚尖向每一个车厢内部观看,希望能找到一个座位。我发现靠近车门坐着的旅客旁边,有一个空座位,但上面放着两个大篮子,里面的鸡子和鸭子把头伸在篮子外面。

我犹豫了好一会之后,决定走进车厢。我说很对不起了,让我来把篮子移开。可是一位穿着工作服的农民对我说:

“小姐,请等一等,我就来把它们从这里拿开。”

当我把放在农民膝上的水果篮子提在手中时,他轻轻地把两篮家禽塞在凳子下面。

我们都听到鸭子叫喊,表示不高兴。母鸡却低下头,像是受委屈的样子。农民的妻子一面喊着鸭子鸡子的名字,一面对它们说着话。

我坐下以后,鸭子也安静下来了。这时,坐在我对面的旅客问农民是否他把家禽带到市场上去卖。

农民回答说:“先生,不是送上市场的。后天,我的儿子就要结婚,我把鸡鸭带来送给儿子。”

他脸上显出幸福愉快的神情。他看了看周围的人,仿佛要向

所有的人们都表达他自己的快乐。另外的旅客都留心倾听，他们似乎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只有一个老嫗是例外，她占了两人的座位，枕着三个枕头，正在叱骂拥塞在车厢中的农民。

火车开动了。刚才说话的旅客开始阅读报纸，这时农民对他说：

“我的儿子在巴黎，他是一家商店的职员，将和一位小姐结婚，她也是一家商店的职员。”

这个旅客把已经打开的报纸放在他膝上，同时移动身子坐在凳的边沿。他问道：

“未婚妻美丽吗？”

农民说：“不知道，我还没有见过她。”

这个旅客有些惊讶，又说：“真的吗？假如她长得丑，使你不喜欢，将怎样办？”

农民回答：“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但我相信，她会使我们喜欢，因为我们的儿子很爱我们，他不会娶一个难看的妻子。”

农民的妻子又补上一句：“再说，既然她使我们的儿子腓力普喜欢，她也会使我们喜欢的。”

农民的妻子转过身来向着我，我看到她一双柔和的眼睛中充满着微笑，她的面容娇小玲珑，非常可爱，我不能相信她就是一个已达结婚年龄的儿子的母亲。

她想知道我是否也去巴黎，当我回答说也是去巴黎时，这个旅客就开玩笑了。他说：“我打赌：这位小姐就是未婚妻，她是来迎接她的公公婆婆而没有介绍自己使他们认识。”

所有的眼睛都向我注视，我羞得面红耳赤，这时农民夫妇同声说：

“噫！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将非常高兴。”

我向他们说明这完全是误会。可是这个旅客提醒他们，说我曾沿着火车走过两次，好像我是尽力找认什么人；又说我在登上车厢前是多么犹豫迟疑。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我在困窘中解释说，这个座位是我能够找

到的惟一的座位。

农民的妻子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你非常使我喜欢。假使我们的媳妇能像你那样，我将多么高兴。”

农民接着说：“是啊，我们的媳妇最好能像你。”

这个旅客对于他自己的这番笑话感到得意，他带着开玩笑的样子看了我一眼后，对农民夫妇说：

“你们相信我没有弄错。当你们到达巴黎时，你们的儿子会对你们说：‘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

他说完后，放声大笑一阵，便往凳子里边一坐，开始专心读他的报纸了。

一会儿以后，农民的妻子完全转身向着我；她在她带来的篮子底层找寻一会儿，便拿出一块煎饼。她一面把煎饼请我吃，一面对我说，这煎饼是她今天早晨亲手做的。

我不知怎样辞谢才好，只得采用夸大的方法，把伤风说成发烧，她才把这块煎饼放进篮子的底层。

接着，她又请我吃一串葡萄，我不得不接受了。

当火车在一个站停下时，我很难阻止农民下车为我购买一杯热的饮料。

我看到这一对好人一心只想爱他们儿子所选中的未婚妻时，自己因不是他们的媳妇而感到遗憾。他们的爱情使自己觉得多么温暖。我是孤女，从未见过父母的慈容；而和我一起生活的人，谁都对我漠不关心。

我惊异地看到他们的眼光时时注视在我身上，好像他们是在爱抚我那样。

到达巴黎时，我帮助他们把篮子从车上搬下来，并领他们向出口处走去。

当我看到一个身材高高的青年向他们扑过来，用双臂抱着他们时，我就稍稍离开他们远一些。他热情地吻着他父亲，又吻着他

母亲。

父母只管笑咪咪地接受儿子的亲吻，连服务员推着行李车快要撞他们时所发出的警铃声，他们都听不到；急于赶路的旅客把臂肘撞在他们身上，他们好像也没有感觉到。

他们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着。儿子的一只手臂挽着鸭篮子，另一只手臂围抱着他妈妈的肩膀，他微微弯着身躯靠向妈妈，笑嘻嘻地倾听母亲说话。

他像他父亲，一双眼睛鲜明快乐，笑声爽快而响亮。

外面，天几乎全黑了。我撑起大衣的领子。我落在他们后面，稍离开他们几步路。这时，他们的儿子去雇一辆车子。

农民爱抚着一只染有各种颜色、很美丽的花母鸡的头时，对他妻子说：

“假如我早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媳妇，那末我早就把这只花母鸡送给她了。”

“是啊！假如我早知道……”

农民的妻子向着已走出车站的长长人群做手势，眼睛望着远处说：

“她已随着人群走了。”

正在这时，他们的儿子已雇到一辆车子回来了。他尽可能好地把他的父母安顿在车上，他自己却在赶车人的旁边坐下，而且侧转身子，以免遮了他父母的视线。

他看起来长得身强力壮，性情温和，我想他的未婚妻一定是很幸福的。

他们的车子消失在黑暗中了，于是我沿着每一条街道慢吞吞地走去。孤零零的我不由自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已二十岁了，还没有一个人来向我谈过爱情。

陆炳熊 译

朱尔·列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胡萝卜须》、《海蟑螂》等。

一个树木的家庭

列那尔

我是在穿过了一片被阳光烤炙的平原之后遇见他们的。

他们不喜欢声音,没有住到路边。他们居住在未开垦的田野上,靠着一泓只有鸟儿才知道的清泉。

从远处望去,树林似乎是不能进入的。但当我靠近,树干和树干渐渐松开。他们谨慎地欢迎我。我可以休息、乘凉。但我猜测,他们正监视着我,并不放心。

他们生活在家庭里,年纪最大的住在中间,而那些小家伙,有些还刚刚长出第一批叶子,则差不多遍地皆是,从不分离。

他们的死亡是缓慢的,他们让死去的树也站立着,直至朽落而变成尘埃。

他们用长长的枝条相互抚摸,像盲人凭此确信他们全都在那里。如果风气喘吁吁要将他们连根拔起,他们的手臂就愤怒挥动。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没有任何争吵。他们只是和睦地低语。

我感到这才应是我真正的家。我很快会忘掉另一个家的。这些树木会逐渐逐渐接纳我,而为了配受这个光荣,我学习应该懂得的事情:

我已经懂得监视流云。

我也已懂得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且,我几乎学会了沉默。

苏应元 译

罗曼·罗兰(1868—1944),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论 创 造

罗 兰

生命是一张弓,那弓弦是梦想。箭手在何处呢?

我见过一些俊美的弓,用坚韧的木料制成,了无节痕,谐和秀逸如神之眉;但仍无用。

我见过一些行将震颤的弦线,在静寂中颤栗着,仿佛从动荡的内脏中抽出的肠线。它们绷紧着,即将奏鸣了……它们将射出银矢——那音符——在空气的湖面上拂起涟漪,可是它们在等待什么?终于松弛了。永远没有人听到乐声了。

震颤沉寂,箭枝纷散;

箭手何时来捻弓呢?

他很早就来把弓搭在我的梦想上。我几乎记不起何时我曾躲过他。只有神知道我怎样地梦想!我的一生是一个梦。我梦着我的爱,我的行动和我的思想。在晚上,当我无眠时;在白天,当我幻想时,我心灵中的谢海莱莎特就解开了纺纱竿;她在急于讲故事时,把她梦想的线索搅乱了。我的弓跌到了纺纱竿一面。那箭手,我的主人,睡着了。但即使在睡眠中,他也不放松我。我挨近他躺着;我像那把弓,感到他的手放在我光滑的木杆上;那只丰美的手、那些修长而柔软的手指,它们用纤嫩的肌肤抚弄着在黑夜中奏鸣的一根弦线。我使自己的颤动融入他身体的颤动中,我颤栗着,等候苏醒的瞬间,那时神圣的箭手就会把我搂入他怀抱里。

所有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都在他掌中；灵智与身体，人，兽，元素——水与火——气流与树脂——一切有生之物……

生存何足道：要生活，就必须行动。您在何处，Primnsmovens？我在向您呼吁，箭手！生命之弓在您脚下横着。俯下身来，拣起我吧！把箭搭在我的弓弦上，射吧！

我的箭如飘忽的羽翼，嗖地飞去了；那箭手把手挪回来，搁在肩头，一面注视着向远方消失的飞矢；而渐渐的，已经射过的弓弦也由震颤而归于凝止。

神秘的发泄：谁能解释呢？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创造的刺激。

万物都在期待着这刺激的状态中生活着。我常观察我们那些小同胞，那些兽类与植物奇异的睡眠——那些禁锢在茎衣中的树木、做梦的反刍动物、梦游的马、终身懵懵懂懂的生物。而我在它们身上却感到一种不自觉的智慧，其中不无一些悒郁的微光，显出思想快形成了：

“究竟什么时候才行动呢？”

微光隐没。它们又入睡了，疲倦而听天由命……

“还没到时候呐。”

我们必须等待。

我们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些人类。时候毕竟到了。

可是对于某些人，创造的使者只站在门口。对于另一些人，他却进去了。他用脚碰碰他们：

“醒来！前进！”

我们一跃而起。咱们走！

我创造，所以我生存。生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创造的行动。一个新生的男孩刚从母亲子宫里冒出来时，就立刻洒下几滴精液。一切都是种籽；身体和心灵均如此。每一种健全的思想是一颗植物种籽的包壳，传播着输送生命的花粉。造物主不是一个劳作了

六天而在安息日上休憩的有组织的工人。安息日就是主日,那伟大的创造日。造物主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日子。如果他停止创造,即使是一刹那,他也会死去。因为“空虚”会张开两颚等着他……颚骨,吞下吧,别作声!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籽,仿佛流泻的阳光;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籽就像另一个太阳。倾泻吧,未来的收获,无论肉体或精神的!精神或肉体,反正都是同样的生命之源泉。“我的不朽的女儿,刘克屈拉和曼蒂尼亚……”我产生我的思想和行动,作为我身体的果实……永远把血肉赋予文字……这是我的葡萄汁,正如收获葡萄的工人在大桶中用脚踩出的一样。

因此,我一直创造着……

孙 梁 译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人间的食粮》、《伪币制造者》等。一九四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沙 漠

纪 德

啊! 多少次黎明即起,面向霞光万道、比光轮还明灿的东方——多少次走到绿洲的边缘,那里的最后几棵棕榈枯萎了,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多少次啊,我把自己的欲望伸向你,沐浴在阳光中的酷热的大漠,正如俯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何等强烈的爱恋,才能战胜这沙漠的灼热呢?

不毛之地;冷酷无情之地;热烈赤诚之地;先知神往之地——啊! 苦难的沙漠、辉煌的沙漠,我曾狂热地爱过你。

在那时时出现海市蜃楼的北非盐湖上,我看见犹如水面一样的白茫茫盐层。——我知道,湖面上映照着碧空——盐湖湛蓝得好似大海,——但是为什么——会有一簇簇灯心草,稍远处还会矗立着正在崩坍的页岩峭壁——为什么会有漂浮的船只和远处宫殿的幻象?——所有这些变了形的景物,悬浮在这片臆想的深水之上。(盐湖岸边的气味令人作呕;岸边是可怕的泥灰岩,吸泡了盐分,暑气熏蒸。)

我曾见在朝阳的斜照中,阿马尔卡杜山变成玫瑰色,好像是一种燃烧的物质。

我曾见天边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令绿洲气喘吁吁,像一只遭

受暴风雨袭击而惊慌失措的航船；绿洲被狂风掀翻。而在小村庄的街道上，瘦骨嶙峋的男人赤身露体，蜷缩着身子，忍受着炙热焦渴的折磨。

我曾见荒凉的旅途上，骆驼的白骨蔽野；那些骆驼因过度疲顿，再难赶路，被商人遗弃了；随即尸体腐烂，缀满苍蝇，散发出恶臭。

我也曾见过这种黄昏：除了鸣虫的尖叫，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

——我还想谈谈沙漠：

生长细茎针茅的荒漠，游蛇遍地：绿色的原野随风起伏。

乱石的荒漠，不毛之地。页岩熠熠闪光；小虫飞来舞去；灯心草干枯了。在烈日的曝晒下，一切景物都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

黏土的荒漠，这里只要有涓滴之水，万物就会充满生机。只要一场雨后，万物就会葱绿。虽然土地过于干旱，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但这里的青草似乎比别处更嫩更香。由于害怕未待结实就被烈日晒枯，青草都急急忙忙地开花，授粉播香，它们的爱情是急促短暂的。太阳又出来了，大地龟裂、风化，水从各个裂缝里逃遁。大地坼裂得面目全非；大雨滂沱，激流涌进沟里，冲刷着大地；但大地无力挽留住水，依然干涸而绝望。

黄沙漫漫的荒漠。——宛似海浪的流沙；不断移动的沙丘、在远处像金字塔一样指引着商队。登上一座沙丘，便可望见天边另一座沙丘的顶端。

刮起狂风时，商队停下，赶骆驼的人便在骆驼的身边躲避。

黄沙漫漫的荒漠——生命灭绝，惟有风与热的搏动，阴天下

雨，沙漠犹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夕照中，则像燃烧的火焰；而到清晨，又似化为灰烬。沙丘间是白色的谷壑，我们骑马穿过，每个足迹都立即被尘沙所覆盖。由于疲顿不堪，每到一座沙丘，我们总感到难以跨越了。

黄沙漫漫的荒漠啊，我早就应当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啊，你忆起何种生活，从何种爱情中分离出来？微尘也想得到人的赞颂。

我的灵魂，你曾在黄沙上看到什么？

白骨——空的贝壳……

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的沙丘脚下避阴。我们坐下；那里还算阴凉，悄然长着灯心草。

至于黑夜，茫茫黑夜，我能谈些什么呢？

这是一次缓慢的航行。

海浪输却沙丘三分蓝，

胜似天空一片光。

——我熟悉这样的夜晚，似乎觉得一颗颗明星格外璀璨。

冯寿农 张 驰 译